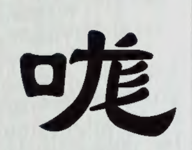



范子噓言自引

不敏有筆記二十卷起自南曹辛巳迄今戊申皆以季為次而每季有噓言附其後噓者雜亂無章第道此心之所偶朙者而已識以時遷習因事鍊或自以

爲是未必非衆之所非也或翕
以爲是未必非今之所非也是
二非二何所據乎偶自朙之自
筆之向不敢覩之人今且不敢
覩諸己矣矧行年已七十病倦
乞休理术於山齋或抽帙覽未

終卷目便眩欲復理鉛槧業㬅二乎難之遂將唾言命兒曹錄出別爲一册凡八卷如病愈目力可竭仍商求同志以竟夙心其筆記諸卷作外篇緒風凉月資抵掌之談可耳

萬曆戊申一陽月
晞陽居士淶原易

再題唬言後二卷

余自戊申冬病痊患目眚以筆記二十卷內有唬言八卷令兒曹錄出藏之篋恐年力漸憊不能竟夙心攝靜數月神氣稍充閒復爇香濡毫以自遣至歲癸

丑紀彙積帙筆記與唬言各增
二卷筆記多時事及古今奇僻
談附資抵掌之論已而唬言則
於四書六經每有發明餘皆修
身理性之助續於八卷後總其
類也比年或病或瘳紬繹沉潛

又皆廢閣不知後之視今較今之視昔更無經庭手蓋義理無窮愈溫故愈知新體驗益真識見益徹顧徒有志焉未之能逮何哉先儒有言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日爲三復或有期於

將來

萬曆丁巳沉李浮瓜之辰淶原

易識

於

呢言卷之二

新安范　涞原易父著

後學　朱之蕃元介父
　　　晏文輝壁瞻父　參
　　　祝世祿無功父
　　　趙時用景盤父　訂

辛巳

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雖若兩事然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故敬爲聖學之始終

人之嗜理義不如避水火避水火之心實心也嗜理

義之心如是何聖賢之難及

思曰虔虔作聖曰思曰虔曰聖總是一箇思有淺深

無彼此

格物之物不離事不離身內而心意七情外而家國

天下皆物也離事以爲格則虛空寂滅離身以爲

格則汗漫支離格物一關乃儒釋道初分門路之

處彼知工夫全在於此諸說紛紛不是本文氣脉

日偶有悲訓醫返照吾身五臟六腑筋骨脉絡所在

茫然不知此亦其粗迹耳又何用談天論地攷古説今與吾身有何關涉以此証格物之學必歸要於修身

知一也有生知有學知既云生知又何須學然生知莫如孔子而猶曰不如丘之好學曰以思無益不如學人聖凡然況其下者乎

人賢以下即論才大賢以上即不論才程叔子之言也然亦自旁人之論聖賢者言之若聖賢之才自與德合舜之五臣周之十亂孔子歎才難者有難以

此耳後世之所謂才分德與才而言之也

方寸地即九重天近而非近遠而非遠故一念之善即景星卿雲一念之不善即裂風狂雹不徒有是理而實有是事君子之所謂事天者善事其心而已矣

若說制動則多了制字若說求靜則多了求字動便動靜便靜廓事而不屬我在天而不任人此動靜之至妙至妙者歟

盈天地間皆是理所謂天之道也此理便是實理總

所謂誠也異端只言虛無正與誠相反
古今同此天天之生人同此性自聖賢以至於愚不
肖一也孟子謂人皆可以爲堯舜只是於性上看
出今之耻聖過高自耻太小請以是思之
養氣所以養德養言所以養氣
動物有知植物無知固矣然春知生冬知藏時至知
開花知結子亦植物也又有知倣人之梱䩙知月
朔之蓂莢知吉凶之蓍知歲豐之薺知歲苦之葶
藶吏僕未易數此何以故天下無無性之物性各

有所鍾不以有知無知爲存亡也以此推之則金
石亦有然者

孟子曰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此才字從性上來
程伊川曰性無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此才字從
氣上來意各有所指故不同要之當以性爲主氣
非所論也夫子只謂性相近習相遠孟子只謂人
性必善如水必下其可使爲不善者猶水爲搏激
所使耳搏激之說即習之說也習在人性在天天
同而人異其責在人自宋儒添出箇氣質之性人

反有所誘矣可見言氣質不若言習習盖氣質亦郎是習氣也愼習即可復性何必論氣質哉

學者做工夫只自脚下便做將去

壬午

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卷而懷之君子也天下有道丘不與易聖人也未能爲君子而藉口聖人于澤而已矣

程伊川云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所謂役於物者百孔千瘡凡語默動靜辭受出處有一毫攖於物累

皆是爲物所役既役於物自不能役物矣

天君泰然百體從令人心終日勞擾無喜悅意趣安得泰然此中須要自已理會方能養心

小人役於物君子役於理理欲不同其病同也理安得有病所謂有意爲善雖善亦麄非眞能窮理者故曰役於理異端不知窮理反病正學爲理障這即天地皆有礙之說天地無礙也彼自礙耳理無障也彼自障耳

人有身便有私亦是與生俱生者惟私則害公千態

萬狀皆由此出故聖賢以克巳爲要

博愛之謂仁此是韓退之言道理文字亦是退之言道未精處蓋仁者固愛人又不可便以博愛爲仁

惟孟子言得親切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

恕仁之施愛仁之用公仁之體虛仁之原覺仁之端

○倪皆仁道也而不足以盡仁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其殆庶幾乎

剛毅木訥近仁與巧言令色鮮矣仁二章互相發

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事衆人欲記事所以不記事

此語常理會蓋虛與不虛之別也虛則明實則暗
聖人無慮而無不慮衆人無實而無不實
當思出一聖人便可了天下事而制器明倫與禮作
樂如羲農以下歷數聖乃成何者時動而事起事
人因時而爲之不然是容事也因之時義大矣哉
程子謂自漢以來無人識權字以其分經權爲二故
有權變權術之論非聖人之所謂經權也聖人之
權亦是經只是經之恰好處謂之中亦得謂之權
亦得謂之經亦得

訓詁之學雖道盡不錯即錯何害程正叔謂善學者要不爲文字所拘故文義雖解錯而道理可通行者不害也此語甚有味世儒每以解詁駁前賢不亦淺之乎爲見哉

尹焞偶學虞書伊川曰賢亦得許多工夫夫虞書非難文之比學之猶爲近正伊川尚不以爲然則知聖賢之工夫自有所在

趙文子冠見韓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在始始與善善進不善蔑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善亦蔑由

至矣此可見古人所重在冠而進善在始愼始之
道豈獨冠爲然哉

人生富貴福壽固懸之天亦懸之人主人主者造萬
民之命者也昔齊宣王獵於社山民有吾丘先生
見因願得壽得富得貴王曰何如對曰夫選良吏
平法度則臣得壽矣振之以時則臣得富矣令少
敬長則臣得貴矣益見人主造命之權侔於天而
尤切於天用人行政可不愼歟

鸜鵒常見鵷鸞不常見君子之出處以之

無益之禱祀不當行先通奉常以此垂訓且載之家
規史稱范滂繫獄獄吏俾祭皐陶滂曰皐陶賢者
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如其無知祭之何益夫不
祭皐陶餘鬼可知逮獄如此平居可知非有定見
定守者不能也
諸葛靚字仲思孫皓問卿何所思對曰臣在家思孝
事君思忠朋友思信如斯而已其亦空谷足音者
歟
癸未

文成云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知之眞切篤實處即是行此言知行合一之理要之知自知行自行以知始知以行終旣相合而又相成也

五經言道體處少言功夫處多蓋道體不易言亦不易聞言屬口聞屬耳純粹之精非口耳可會也是以學者只當求功夫所在身體而力行之道體自具其中矣

時時收拾此心在腔子裏自知自覺常淸常寧能寂能感方是聖門之學

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此物原無分又安得有合

道無形體萬象皆其形體然形有涯道無涯形可見道不可見要之顯微無間非有二也

制事制心是一致功夫故能制心皆即於制事上見之事雖劇而心閑謂之行所無事可也事雖細故而心兢兢謂之無敢慢可也若有厭事喜事之心便非學問之道

風俗關世道之盛衰士夫習氣關風俗之盛衰而醇

朴與浣漓文盛衰升降之漸治世者宜於篤實坦
夷節儉正直處加之意焉
日用應酬與官府案牘刑名錢穀甲兵諸事務無往
非道亦無往非學
文章事功氣節就是合道亦不足以盡汎况未合道
者乎
士大夫相與須是誠心直道凡辭受可否情文厚薄
之間皆以義爲準切勿以已之好惡人之勢力參
襍於胸中何等光明正大亦何等簡易

孔子答門人之問仁問孝孟子答齊王之好貨好勇皆因機利導救失長善無一人不可入於天德王道此所以爲聖賢之言也

名者衆情所忌亦天道所忌昔人以自相標榜取禍詆毀不足累君子因詆毀而動心忍性益足以見君子之心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豈其智未逮此耶

君子務實而名生小人務名而實喪其究也君子之福澤及後世小人之禍害遍天下霄淵迥別只在

一念誠偽之間

長生安有術稟賦所由來君子能盡其攝生者而已世稱老子彭籛范八百諸人皆其稟賦多壽豈黃白之術能然如白玉蟾丘長春輩僭學稱爲祖師攷其壽並不過五六十歲乃託言長生吾誰欺乎故悟眞篇等書雖不覽可也

富貴貧賤皆涉世之迹與吾身心全無加損昔人以之如飄瓦如虛舟如太虛浮雲亦聊自其迹而言之千古之上百世之下併其迹安在哉

嗜欲害人思慮尤害人嗜欲可害乎柔暗思慮則害乎高明

飲食衣服燕寢以至讀書皆為此七尺之身若讀書不逐字逐句體貼於我與飲食衣服燕寢有異雖文如班馬辨如儀秦祇資他人口脗耳

道本至近工夫亦不遠語默動靜日用應接合下便差錯更說甚道

纔讀書聖賢在目便是我的師範可不畏乎能畏則能樂矣

前輩未易識安可易議後生輕俊每犯此病是亦修
德講學之一戒

收斂得一分精神便擴充得一分道理收斂之極則
擴充之盡此造化之專一所以為直遂翕聚所以
為發散也歟

前既有悔後復蹈之將復有悔矣惟有克己之功斯
無頻復之厲此顏氏不遠復无祇悔之所以難及
也

知仁勇三者達德也而各有先後成德以仁為先進

學以知爲先改過以勇爲先上二句尹氏已言之而改過須如顏之四勿非大勇不能故易大象以君子非禮勿履爲之大壯旨哉薛文清曰人爲學至要當於妄念起處即遏絕之此便是顏子之勇

詩文字畫皆可以載道亦可以爲養心之助君子何嘗廢之但不溺意於是耳

窮通顯晦皆有定分非人所能移彼有乞墦借譽登龍致身自甘喪節敗名而無能奪造化之權於萬一不亦可哀哉

周道文盛周末文勝盛者時隆則道從而隆也勝則非周道矣盛與勝當有辨

源深流遠根固枝繁其常也芝之草無根醴泉無源則奇矣虞翻為長子求婦之言亦可為專意借資者之戒

溫良恭儉讓之氣象非孔子不能全備非子貢不能形容

俗傳天河內有雲氣如猪形即兆雨如龍形雨甚然旱久即有此亦多不驗蓋亢陽不可度以常理猶

人亢高不下者亦難以常理測之也

史稱武王伐紂懸其頭於太白之旗又稱始楚懷王初封項籍爲魯公及其死魯最後下故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漢王爲發哀泣之而去諸項氏枝屬漢王皆不誅夫漢王與項約爲昆弟耳武王於紂則君臣也項之名分不尊於紂而漢王之德不敢望武王即漢之所以待項而武之待紂者其事之謬誕益可知矣

讀穆天子傳至天子乃遂東征南絕沙衍郭璞註沙

衍水中有沙者因悟沙衍二字相連亦自是古語而程子於易需卦九二象曰需於沙衍在中也乃傳云衍寬綽也朱子本義亦云衍寬意俱以衍字屬下句讀解抑偶未之考歟今玩爻辭需於沙小有言終吉蓋以九二剛中故能需而終吉因之不必於中之外另尋寬意故象申之曰九二因需於沙衍爻然惟其在中也則剛中能需故雖小有言當以吉終也如此解其義較明白語又本色姑俟知者

穆天子傳前五卷總之一荒字第六卷總之一淫字
而史筆乃模寫其遊觀之盛使四海九州光景舉
在目中末卷叙盛姬事豐贍千言如登九級一層
高一層而好色忘賢溢於言外蓋良史材也但其
間多用古字雖以郭璞索隱未能盡詳又多殘闕
於此誠戚戚焉
乎友唐仁卿談及同人卦六二小象曰同人于宗吝
道也當於吝字爲何言六二雖與九五爲正應而
一以中正拘拘自守不泛然苟同若于宗然固吝

矣然在下而同於上者其道當然也此孔子之所取也爲九五者始見其人落落難合誰即信之久之心意相孚始信二之爲正人君子而懽然相得矣然君子如二不詔似傲不狥似迂非有剛介自持克去己私之人鮮能相信此所以謂之大師克相遇也故象曰同人之先號咷者以二之中直不苟同也大師克相遇言二固能自守克去狥世之私而五亦能信二克去世俗之見也交贊之也此說殊有味程朱以前俱無此解

居仁卿又言坤初六象云馴致其道至堅冰也馴致字與文言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順字意同見陰之不可不抑惡之不可遂爲也本義乃謂順愼通用何哉以前後文互相發明可據可據因想升卦大象本義亦取王肅本以順作愼之說不如程傳仍以順字解爲當蓋地中生木能順其性則上升君人剛大之氣能直養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矣故曰萬物之進皆以順道也第所順有不同善而順之則吉惡而順之則凶

先儒訓詁名物各就所見證之即有不同無妨於道如朱子註魯論及曰瑚殷曰璉周曰簠簋矣而明堂位則云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皆黍稷器方曰簠員曰簋若援此互相辨駁可乎惟於道之同異則不可不明辨耳

甲申

五經中言天言帝言王言命言性之類名雖不同實則惟一但自其仁覆處便稱天自其主宰處便稱帝自其無私處便稱王自其賦予處便稱命自其

稟受處便稱性自其共由處稱道自其有條理處便稱理自其妙用處便稱自其生生處便稱易要在人默而識之會而通之耳

程伯子有言化之妙者神也以此解窮神知化何等精潔

月之光皆日之光地之氣皆天之氣蓋天包地日統月無二氣也然則妻之正皆夫之正子之賢皆父之賢臣之能皆君之能一也

日月星辰運行不息不以天地閉塞而無不以天地

闢翕而有則所謂靜專動直靜翕動闢於何處見之惟於物生上見動靜天地無動靜也故曰於穆不已天地一氣耳氣機有出入因有寒暑而物之生息隨之知此可以知心體矣

一畫為質二畫為文一不獨立故有二有二則有四有四則有八引伸觸類文無窮也而質實主之苟離質以為文非聖人之所謂文矣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三者一了百了若以窮理作知之事非實窮得理也故程伯子謂此句亦無次序

看得透

中無在而無不在似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者也須臾離中即離道矣

惟聖人善通變故可與立亦可與權不然只是固守善學柳下惠者魯人也

物性有相制而又相報復者如鼈畏蚊遇蚊叮即死得蚊煮即爛而爍蚊者復用鼈甲蜈蚣畏雞雞值之必寸啄其肉及雞之烹也蜈蚣鬬氣輒聚而啗之噫一物耳相仇相復至死猶然況於人乎有施

心有報德則報德怨則報怨恒情也君子固不以恒情爲念而樹德務滋則當自盡其心矣

相傳彌勒佛以四月八日自母右脇而生比丘子盛誇之以爲神異然佛之異亦異行不啻此也如以脇生而已則鸕鷀之吐其雛兔之吐其兒皆以口出不卵生世未嘗侈之於鳳麟蓋常則正異則怪造化率其常君子亦道其常而已矣

木可取火石亦可取火程伊川謂兩物相戛用力極則陽生信然又如油紙壓在籠中亦有時煙出起

火者即相夏陽生之義以天地間無一物而無陰
陽也
先儒皆以靜爲天地之心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
也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何事於仁必也聖乎何以有此分別蓋人有一事一
念是仁亦可謂之仁盡仁道亦可謂之仁然非聖
不能盡仁道故因子貢求仁於高遠而抑之非謂
仁小而聖大也
近年內臣奏事俱書邸報　祖宗朝無是也恐將有

蔓延之禍

人心有開時有塞時識見有明處有暗處惟即其開者充拓將去即其明者引伸將去不爲世味意氣所錮斷日積月累雖塞者亦開暗者亦明此是致曲之學

乙酉

水火二字即坎離二卦之形坎中一陽畫水字中一直以象陽也離中二陰畫火字中一丿一乀以象陰也兩傍從陰從陽亦然

德盛者氣自充氣充者可當大事決大疑臨大難悻

悻者氣似充而實非充適足以僨天下之事而已

故知任事在養氣養氣在養德

每見人有過惡便不能容此是養未至不可謂正氣

所發程子云聖人之責人也常緩只是欲事正無

顯人過惡之意如此方是養

禮之所尊尊其義也禮以義起後王或有沿革得其

義耳或曰禮時爲大不知因時制宜乃所以爲義

也

鬼神常不死故誠不可揜張橫渠云然深哉言乎蓋人之心雖隱必見雖微必顯縱是着意掩飾自不覺乘間露出故君子必愼其獨者以此而已獨者鬼神之會也

生寄死歸固是名言然其生也形色天性渾然具足不以寄而增其死也以本來之物復還太虛不以歸而損要之生則以世道自任寄不足言死而後已吾知免夫歸不足言是謂存順沒寧之學

嗜欲之正者是性道心也而有時爲性累者私欲以之

偏人心也人心小而道心大能先立乎其大則性
尊矣尊則君道在我天道在我何溺於欲之有
知性知天則陰陽鬼神皆吾分內耳又何有于人事
至虛則無所不伸至公則無所不伸虛與公無欲也
無欲則天下之至剛生焉彼以柔爲剛以弱爲強
者老氏之學耳
應世之道不得已而爲之是謂行所無事
謝上蔡別伊川一年只是去箇矜字曰子細點檢病
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

用點頭因語在座同志曰此人爲學切問近思者也今人做事只要誇耀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事又每事欲勝人只要人道好或能不伐又須要人知其不伐種種意氣皆是矜之病

敬是常惺惺法謝上蔡之言也於靜時得力主一無適之謂敬程子之言也於動時得力時有動靜而敬無動靜也須自體貼始得

窮理者窮我之理也何者是我理便是我得其在我者斯觸處皆通於此更見物有本末

昔謝上蔡欲與朱子發說一部論語及荼羅首與子見齊衰者一章又與師冕見一章於此見聖人之道無顯微無內外由灑掃應對進退而上達天德本末一貫者也

程明道讀漢書未嘗蹉過一字及見他人有記問者則曰說物喪志此中必有說當細理會

楊龜山謂物有圭角多刺人眼目亦易玷闕故君子處世當渾然天成此言固好未易造得非孔子磨不磷涅不緇之德不如守子路穩當

范濟美問讀論語以何爲要龜山曰要在知仁孔子說仁處甚多尤的當是何語曰皆的當但其門人所至有不同故其答之亦異雖然要皆因其所未至而進之也故曰因病而藥後之敘者執一方而已矣甚有摘一字一句爲講學題目各立門戶獨何歟

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言任道之心至死不變也世有必以死任事爲能外死生是乃以死生爲大事者也未必能外死生龜山說得透

生而知之者上也世不易得也學而知之則次於上矣困而學之又次於上矣況於不困者乎甚矣學之爲學也惟困而不學斯爲下玩味一斯字語意自見孜曰我非生知好古敏求又曰多聞擇善而從多見而識知之次也即發明前意總是兄學爲要夫子忘食忘憂不厭不倦皆從自身體貼出來眞見得如此因以訓人非姑退託云爾此千聖學脉正傳宗派彼有暗宗見性之旨詆學問爲支離此惑世之言也不可不察

夫子稱由求赤之才而不與其仁非以三子爲不仁也仁道至大於此未可以觀仁也要之治賦爲宰來帶立朝與賓客言非仁者不能但是仁之一體

和非難和而介爲難介則不流矣此柳下惠所以爲聖之和中立難不倚尤難不恃中立意氣至於矯潑執拗也亦是二意

君子敬以成其名小人敬以除其刑然君子之敬以成其身也豈獨成其名哉

無友不如己非謂勝己之友也己欲友勝己人獨不

欲友勝己乎非恕道也所謂如己者正如上文重厚忠信改過之儔合志同方營道同術者也益友也易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其斯之謂歟

師可奪而有不可奪者仁義之師有制之將也志不可奪而有奪之者自奪也功利之私遷就之念也

後凋者松柏之資而因歲寒以自見者非松柏之幸也其所者但願有公門之桃李不願見歲寒之松

柏

有喜廣田產營貨殖以貽後者昔人謂爲子孫作馬

牛身後有讐家報復反受其殃者昔人謂爲子孫作蚍蜉緡紳類能言之而每每明知故犯何哉病根未除也孰能除之曰剛故聖人有未見之歎

嘗思仁者壽之言顏子不必三十二孔子不必七十三豈仁壽之道亦有相左歟盡性之謂壽全天之謂壽命稟於天氣隨所值原有厚薄有延促不同但能全其所以與我者得正而斃壽豈外是昔人以燭之大小爲喻極有見若本薄而求厚本促而求延是異端之學非聖賢之道也

郭汾陽不問發墓之人雖古之齊物者不能過此楊
龜山之言也然亦有不可不問者惟其當而已
事大於我則處之也難我大於事則處之也易
胡五峰有言禮文多者情實必不足言詞巧者臨斷
必不善然君子所宜察豈獨在於交際與選用之
間哉
伯淳在澶州日修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民間後因
出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
者心不可有一事夫此事亦非惡念尚不可有則

養心之學可知矣

邵康節以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爲一元是一箇大闔闢亦只是論理數如此知得大意便了工夫不在此

朱晦菴先生謂混沌未分時想只有水火二者今登高而望羣山皆爲波浪之狀不知因甚麽時凝了水之滓脚極濁便是地火之極清便成風霆雷電日星之屬因此知天地間五行惟水火二者之用爲大而水又爲先故四時之冬即春之首要之水

也者所以成混沌又所以爾混沌者與

世人謂天在上地在下此特尋常所見耳當初只一箇氣運行磨來磨去自有許多渣滓便結成箇地在中央其氣之清者爲天周旋在外覩於日月星辰可見昔人以鷄卵譬天地最切又嘗試之將豚尿胞來着一粒黑豆或黑炭如豆放入内用氣吹大則黑豆在中此亦天四旁地中央之一證也

人生先有魄而後有魂魄是精魂是氣魄主靜魂主動動靜二字括盡魂魄淮南子註云魂者陽之神

魄者陰之神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此數句皆說得好世有三魂七魄云者魂屬木魄屬金三七是金木之數

祭祀祖通處是氣所以然亦是理天神地祇人鬼雖有三樣理實一般聖人制祭禮只論道理然道理合如此氣亦如此相通若謂有子孫的方有感格之理還說得未通暢蓋氣有聚散而理則亘古今常存不復有聚散消長也所以要看得活難以言唬

晦翁云人之氣傳於子孫猶木之氣傳於實木雖枯毀無餘而氣之在實者自若即此可以觀天地萬物一體之理

丙戌

衡之構物也孰逃其輕重鑑之照形也莫秘其妍媸雖然衡鑑亦物也不聞淡陸士衡之言乎物過權而衡殆形過鏡則照窮惟物物而不物於物者斯可語衡鑑之任

古今人才自足古今之用借才異代理之所無顧在

上者養之何如耳教之不盡其方任之不適其宜欲求其足不可得也至於財用亦然天之所施地之所生人之所籍本足相當豐其源嗇其流欲使其不足亦不可得也乃知理財用人二者盈縮之權咸屬之人不可歸咎於天地

盛世之人才有餘於朝而不足於野故曰朝無倖位野無遺賢盛世之財貨有餘於閭閻而不足於天府故曰損上益下民悅無疆叔季之世反是賢在下不在上財在上不在下得非倒置耶

地上即是天吾身之起居皆在帝之左右世有不畏鬼不畏人而肆無忌憚者獨不畏天乎

吾人呼吸之氣即天之氣氣沖和即順天氣乖戾則逆天人但知存心養性爲事天之學而不知義暴其氣亦所以事天也

一性之謂道此語本是精粹然氣稟爲累者多矣若任意發出許多不好底夾襍在裏亦云云是胸中流出自然天理不知此是率氣非是率性此是人欲非天理也後儒過高者正坐此弊

論語說無意大學說誠意無意者無私意也惟無私意方可言誠

呂伯恭面垢身汙俱所不恤飲食亦不知多寡范祖禹一生潔淨所穿衣雖敝亦不垢蓋其生質則然各非有心爲之然潔可也不必潔亦可也但汚垢不恤多寡不知與好潔而有潔癖者皆氣質之偏非中道君子所當矯焉

天地間有文字而後大道泯亦因有文字而後大道喪文質盛衰之間乃人心世道升降之機耶

人惟於事之難忍者能忍之則養德亦養壽矧忍若
強制久而融焉涵養純熟矣忍則人知之已亦知
之融則人已俱忘

周文王之德尚矣而所遇之隆亦古今罕儷焉不惟
父子聖聖相承而中宮聖姒聖婦繩繩接武聲應
氣求內外無間者數代宇宙之太和咸鍾於周室
也有如是夫

奇器珍玩雖爲世人所寶愛然亦一物也君子浮雲
富貴於金玉何有焉間或溺意於是者爲其所惑

耳況生死得失皆不足介念而獨動心於奇玩必
不然矣自修觀人各審其所惑
隋𬣡不須觀人於其所忽也充是心而祿之以天下
繫馬千駟其弗視可知矣

吮言卷之一終

哤言卷之二

新安范　淶原易著

丁亥

繁文縟節非以爲虛套有道者所忌造化忌太洩財用忌太耗風俗忌太靡精神忌太勞

爲政者宜何居行誼居其厚名譽居其薄綜覈居其實觀聽居其虛

古人有言曰爲不善於昭昭之地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於冥冥之中者鬼得而誅之夫昭昭冥冥盡

乎地矣或有人非或有鬼責則爲善去惡之念安可有一時之間哉書曰弗畏入畏禮曰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儳焉如不終日噫嚴乎嚴乎

世之學者有曰學求自信何畏人非古有舉世譽之不加勸天下非之而不沮者矣此其說亦有辯所謂自信者信於理也若不信理而信心不幾於倡狂自恣無忌憚者乎

說頤卦無過於易卦觀頤之象曰君子以愼言語節飲食以亂階於言語禍始諸飲食人之大戒存焉

能盡此二事遠禍進德其益無窮胡世之君子言
自養者率希高慕奇不爲切近平易之學心勞日
拙安在其爲養乎
古人飲酒各有定則或養老或款賓或當祭祀之後
飲福而歆神之惠無常飲無過醉要能以德將之
傳云不脫屨而即序者謂之禮跣而上坐者謂之
宴能者飲之不能者已謂之醧齊顏色均衆寡謂
之沉閉門不出謂之湎故君子可以宴可以醧不
可以沉不可以湎也

張洪陽司業曾解君子中庸章有云古之言時中者酌是非不酌利害後之言時中者酌利害不酌是非亦並體認矣夫酌利害者悖中者也酌是非者求中者也是是非非猶其淺者也君子時中是以天命之性率而由之心與理一事與心一人但見其時措之宜君子亦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安有是非之可酌哉噫君子不可及矣得見酌是非者斯可矣

三代而上庠序之教尚乎行三代而下學校之教尚

乎文士以行進則居官涖政多實績士以文進則
居官涖政多彌文此古今盛衰之別也然士大夫
有政事文章卓然當世而處家庭倫理之間不滿
人意者則孝悌之未申也故曰謹庠序之敎申之
以孝悌之義惟孝悌而後可以言尚行

大學八條目以修身爲本中庸九經以修身爲首聖
賢示人之意亦深切矣試觀管商之學自謂可以
治天下國家而權謀術數終歸於把持佛老之學
自謂可以理心術性情而戒定止觀多屬於虛見

然後知修身爲體用合一之學學脉之正傳也

身上不潔淨則知濯之心中不潔淨而能洗者鮮矣

崔後渠銑有云古之好異者以明志今之好異者以

昧心夫正物之謂格至理之謂物今之異言也則

心當何正而至善有別名乎何點綴求異而不求

其可循與否祗以抗名譁民而已非昧其心歟孟

子曰良知良能心之用也愛敬性之實也本諸夫

故曰良今取以證其異删良能而不挈非霸儒歟

崔公亦自有說

兩間一元之氣充滿流通於中無一毫阻隔先儒所
謂虛空即氣也吾人呼吸之氣亦與是流行之氣
相爲貫徹試觀南京棲霞寺有珍珠泉以響器吹
之萬顆湧噴又聞貴州境內珠泉亦如之又聞天
台山飛泉界山而下以鼓樂引之東則流向東斜
引之西亦然一氣之感如此故先儒曰吾之氣順
則天地之氣亦順非虛語也此孟子養氣之學所
以塞乎天地之間

戊子

體如道之體也非如功之深也立則見其參于前在
輿則見其倚於衡入德之功之密也惟密則深深
則與道爲體矣要之非見之以目而見之以心是
謂眞見有眞見方能體道

程伊川謂性稟于天才稟于氣朱子謂才也是性中
出便是那情之會恁地者心內有氣力去做的便
是才譬之水然才即水之氣力所以能流者然其
流有急有緩則是才之不同性中之才古今一致
不可以稟氣自限

放僻邪侈亦是心但非道心耳心有善惡性有善無
惡於此亦可見

先儒謂心統性情玩此何明有三物非是儱侗無別
的朱文公有云以智言之所以知是非之理則智
也性也所以知是非而是非之者情也具此理而
覺其爲是非者心也此處分別只在毫釐之間仁
義禮亦然

養心莫善於寡欲章二存字雖指理言然心自在其
中操則存章一存字雖指心言然理自在其中

廊翁云充積盛滿睟面盎背便是塞乎天地氣象非求之外也此語惟自得者乃知之

義之嚴肅即是仁之收斂可見義亦仁也

仁義禮智四者爲性之體非是真有四箇形象須知性之爲體不離此四者而已四者所包涵無盡曰萬善曰百行皆是物也雖然四者管於一信無信則仁義禮智皆虛文耳故性爲實德盡性之學惟歸之至誠

一日十二時百刻能有幾刻照管此心放與不放試

自體驗

道理名目不一只是一箇理名雖不同理無虧欠如言仁則都在仁上言誠則都在誠上言忠恕則都在忠恕上言忠信則都在忠信上以此箇道理自然血脉貫通故也

天地有剛大之氣而人得之又能養之方做得事若過些小利害便退轉去則與天地之氣能透金石者大不同只資在無養

元晦云人心本善方其見善欲爲之時此是眞心發

見之端然纔發便被氣稟物欲隨即蔽錮之不教他發此須去體察存養看得此最是一件大工夫益其心自會生枝發葉不待勉強但不爲氣稟物欲所蔽便是緊要學力所謂體察者察此存養者養此

遏人欲存天理只是一項事遏人欲正所以存天理也然人欲兩沒來生何處遏得且是費力但居常體驗於身心之間或感物而惻隱或錯誤而知悔此便是天理發見之端即此培養擴充將去天理

漸長人欲漸消不待遏之而自遏矣此是學問下手處

昔人謂虛靜有兩樣有黑底虛靜有白底虛靜須是打破那黑底虛靜換做個白淨底虛靜則八牕玲瓏無不融通此可以爲靜坐者之驗

先儒謂修治身心只在耐煩如人做官則當至誠去做職業却不耐煩去做尋個俘門去鑽皆是妄近世耿天臺先生有耐煩說亦本之宋儒也

程伊川先生家治喪不用浮屠在洛亦有一二家化

之自不用道場螺鈸胡人之樂也天竺重僧見僧必傚之因作此樂於前今乃用之死者之側是以胡樂臨喪也至如慶禱亦雜用之是甚義理被他妝設千百年無一人理會者吾家喪祭祖宗相傳不用浮屠儒載范氏宗規年來間有犯禁者吾輩之責也

己丑

世間富貴之人與貧賤之人都是一般何者彼此皆是忙迫一場除死方休言之可嘆右聖賢不管他

富貴貧賤必是不怍迫的其間有主意在所謂無入而不自得者是也

腹心之患不可有四肢之患不可無惟聖人能無之

惟無物然後能備天下之物惟無欲然後能公天下之欲惟無善然後能來天下之善惟無言然後能辯天下之言

大廉可以持已不可以律人偏才可以處人不可以自待夫惟盡已盡人乃能公已公人

富貴貧賤辨　萬物皆備其富可知尊爵自天其貴

可知求則得之其易可知君子之審富貴者審此而已不義而侈萬鍾其貧自若無德而榮卿相其戚自若乃知君子之安貧賤者固所以守其富貴者歟

動靜解 動而生陽靜而生陰 一解 動極則靜靜極則動 二解 動中有靜靜中有動 三解 動中有動靜中有靜 四解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 五解 有動非動有靜非靜 六解 動不可靜靜不可動 七解 動不可動靜不可靜 八解 時動而動時靜而靜 九解 動靜

有常動靜不測 十解

庚寅

知動之皆靜則靜非枯寂而動非膠擾知器之皆道則器非麤迹而道非玄虛此聖人所以終日乾乾下學上達自有不容已者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所以行乎孝弟者也非有二也苟無養志之誠而欲襲徐行後長之節為僞耳故曰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危微解　人無二心安有道與人之別噫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危莫危於此微莫微於此

以義立命即畏途亦坦途以欲滅義即順境亦逆境蓋君子所畏者天世情所畏者人天定則富貴貧賤夷狄患難皆化而齊之反是則從逆何順境之有君子之順逆固異乎人之所謂順逆歟

辛卯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與人而不仁疾之已甚意同故

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者又曰今之與楊墨辨者如追放豚云云皆是此意竊觀唐宋之朝君子小人互相報復如李牛之黨洛蜀之黨與呂范時黨論之似皆各有以激之其爲害也及於天下國家可不戒歟

尹吉州有言自古名門舊族有賢者出必爲可久之慮以詔其後人若高齊之顏氏唐之柳氏宋之楊氏司馬氏呂氏流風餘韻所及者遠知此則修身齊家之事宜有望於賢者

前輩有言誡酒後語忌食時嗔忍難耐事順自强人

此數語却有深味居常每當面錯過

壽昌胡侍彥特之家子弟不得自打僕隸婦女不得

自打婢妾有過則告之家長家長爲治之此賢者

家法也葢一時怒氣所激撻不記其數又或輕

重失手致有隱禍此家法行不惟明分亦所以養

威

鮮衣美食驕之漸也廣厦閒居惰之漸也故富貴之

子弟成才更難戒之哉

守得自家道理無差錯其償來順逆禍福皆隨時應之不足動其心

朱子嘗自言舊時亦要無所不學禪道文章楚辭兵法事事要學一日忽思之曰且慢我只箇一渾身如何兼得許多自此遂時去了文公且然況吾人乎故爲學要知大本所在

讀書只是要熟熟則道理方出而自家新見亦生即如作文字小技耳有自然巧處亦是從熟處來也

朱文公論剛中讀書須看語孟若荀楊乃誤人之書

莊老乃壞人之書不可讀夫荀楊莊老尚有儒者之言文公嚴而闢之今之儒紳乃研究多心圓覺諸藏此何爲者

學者用工當有序次如琢玉然先其麄者後其精者故道於神明處難做且就孝弟處用工盡性至命工夫未易及須從飲食言語日用常行處着力由是漸進不已其精微處便可理會此恐必明柔必强之常道也躐等者不循此正由不知此

張南軒云三省四勿皆持養省察之功兼焉大要持

養是本省察所以成其持養之功者也

致知力行皆是下學事而上達在其中非下學之外

又別有上達之功

吾儒言存心佛家亦言存心然吾儒之所存者有體

有用是天理之公佛家之所存者無體無用是人

欲之私所存同而所以存不同

靜者性之本然故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性不

能不動亦其本然也不然之動非不善好惡無節

則爲物所引非本然之性矣故曰人心之動物使

之然也動而中節即天理不中節即人欲只在公私之分耳譬諸水然一源澄清者本然也水不能不流流亦其性也至於激之過顙在山濁之泥沙行潦豈可言水之性哉

陸象山訓人欲天理非是以人亦有善有惡天亦有善有惡如日月蝕彗孛惡星之類豈可以善皆歸之天惡皆歸之人愚謂人有善有惡是矣天者理而已矣日月星辰之變非天之常也安可以惡歸之天要之惡亦非人之性也象山議論多高一層

反欠平實

學問到適意時便是有欛柄只要涵養這些子便是

養浩然之氣

陸象山謂存養是主人檢斂省察是奴僕意雖重存

養一邊然語過爲軒輊不以詞害意可也

象山云吾家合族而食每輪差子弟掌庫三年某當

其職所學大進這方是執事敬知此則學者於繁

冗事務皆是進德修業之處不可錯過

學以辨志爲先志以義利之辨爲先

精神不運則愚血氣不運則病此陸象山警策之語
然將何以運之必有所以爲之主者
衆人見天下無非異聖人見天下無非同以天地萬
物之體自未始不一也楊慈湖此段議論已見大
意細密處却要商量
楊慈湖簡云心非有體之物也有體則有所有所則
可以言存心本無體無體則何所存孟子之言存
乃存意也此語初看似新脫然孟子明白言存心
大學明白言誠意皆未嘗言存意也學者惟於存

之誠之處着工夫似不必如此辨別
悉測解艮其背一章謂人之精神盡在乎面不在乎背盡向乎前不向乎後凡此皆動乎意逐乎物失在本然自有不動之情故聖人教之曰艮其背使其面之所向耳目口鼻手足之所爲一如其背則得其道矣此亦要善看人要言雖不應用交錯擾擾萬緒未始不寂然因此見天地間不獨無形者爲妙而有形者亦妙不獨無形者爲道而有形者亦是道用不離體動不違靜方是合一之學若偏

於叙非矣

慈湖格物之論謂吾心本無物忽有物焉格去之可也物格則吾心自瑩塵去則鑑自明滓去則水自清矣近世王文成格物祖此是以物字作不好字看然天下之物皆吾心中之固有故曰萬物皆備於我但有天理人欲之別前說倡而為禪者便失不可不辨

人情遇清風明月則氣爽遇迅雷烈風則氣沮遇熱則燥遇寒則慄可見人之情皆與天地相通雖聖

人亦然但不知聖人所以與天地合德者何在須自理會

有滯之心不可以應事有著之心不可以感人有滯有著皆私也無私則公公則忘己忘物是謂仁體

陳白沙有曰聖人立大中以敎萬世吾儕主張世道不可偏高壞了人此語殊於高明者有警

文章功業難說不是道但道不盡於文章功業世有以此爲道之障者爲其溺也

世有是已而非人者只是識見未到

三七

白沙先生說書法一段謂予書每於動上求靜放而不放留而不留此吾所以妙乎動也得志弗驚厄而不憂此吾所以保乎靜也法而不囿肆而不流拙而愈巧剛而能柔形立而勢奔意足而奇溢焉以正吾心以陶吾情以調吾性此吾所以游於藝也程子曰非欲字好即此是學得此段可以繹其旨矣

顏子之欲罷不能與孔子之不厭不倦有何分別

先儒有言顏子嘿識曾子篤信得聖人之道者二人

也後之學道者惟以顏曾爲準則

昔人謂荀卿才高其過多楊雄才短其過少今觀法言太玄等書雄之才過於卿遠矣韓子稱二子大醇宋儒稱二子大駁乃謂韓子責人甚恕夫待人宜恕而權衡道術宜公求其說而不得又從爲之詞然則二子果大醇乎否以性爲惡以禮爲僞謂之大駁也固宜

王文中隱德君子也當時有著述其粹處非荀楊所及後來被人附會不見全書先儒謂續經之類皆

非其所信然

楊雄論道處不及韓愈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焉非有大見識不能道此故曰近世豪傑之士老子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已是杜撰說話而楊子論老子却謂言道德則有取是自已不識道也

楊朱本是學義墨子本是學仁但所學稍偏故其流遂至於無父無君後之學者又不及楊墨其禍天下愈甚惜乎闢之者無孟氏也

人言今日釋氏盛道家蕭索不知儒家在今日更蕭索此何尤哉世道之衰吾儒之罪也吾儒中聰明才辨者多驅入比丘甘心為佛弟子認子作賊以奴為主得非聖世之罪人乎

宋儒不襍者三人謂張子厚邵堯夫司馬君實皆不襍於異端也范堯仁亦然以此觀程朱門人師友淵源夾持有素而其後每有流於異端不自覺則吾儒之能不雜者眞中流砥柱哉

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此便是天地自然之道莊周却

要齊物物如何齊得此便是非道之道

柳下惠不恭邵堯夫亦不恭如無名公傳刪之天地天地不對又如文字呈上堯夫之類皆是侮玩然㒲㒲們在嘗言能物物則我爲物之人也不能物物則我爲物之物也何等滿懷春意若莊周寓言要入放蕩之塲雖似瀟洒然堯夫皆在理中莊周則在理外却又不同

邵堯夫推數見物壽長短始終亦是有此理或言人壽但得一百二十數馬牛得六十猫犬得十二歲

掛得六年之類然此亦只是大綱有過不及處別自有說

先儒言堯夫數法出於李挺之至堯夫推數方及理蓋堯夫先從理上推意言象數言天下之理須出於四者推到理處曰我得此大者則萬事由我無有不定故以治亂定於數終身不出此堯夫之學也

曾子一生只是戰兢堯夫一生只是快活觀臨終時使見曾子啓手啓足與易簀數語可謂得正而斃

癸堯夫病革且言試與觀化一遭又答程子你道
生薑樹上生我亦只得依你說諸謔如故及喚大
郎不得邊衆議始定其持正不變之心與曾子
一也亦未可易得然吾人之學惟以曾子為正
凡言語急遽而應對忙迫無倫次者心躁故也不但
觀德亦可觀壽惟時時自覺而時時自反之至於
詞氣安舒和緩而不躁方見學力
學舉業者前後場皆有當用功夫槩不可廢但宜知
所重重在作文重在說理惟精熟方為決科之才

精從熟出麄心浮氣不足言也噫文章且爾况於學聖人之道者乎

制科文與皆所以明道何妨於道薛文清王文成諸公不從科舉中來耶惟文論策表所言者不見於所行習之寒愈者壞之於廊廟借階梯而媒膏潤則制科中之鄙夫耳有志者愼之於初

養氣最難偏於剛則近露偏於柔則近餒惟養之得其中和便是配義與道顏子其殆庶幾乎不易學也孟子泰山巖巖學之却無失步處

欲將聖賢遺行自四書五經孝經之外載在各籍者
彙編之名曰畜德外編　序之大意嘗讀程正叔
易解有曰人之蘊畜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
之言與行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
之以畜成其德乃大畜之義也噫學之弊久矣畜
而弗大猶弗畜也大而非畜其德猶弗大也則君
子之所貴多識者豈徒爲口耳之資已哉今觀古
聖賢之言行其具於五經孝經四書者炳如日星
自入德以至成德畜孰大於是故識之詩書論語

以畜其體格識之易傳中庸以畜其精蘊識之孝經春秋禮記以畜其志行節文識之大學孟子以畜其入門之方繼往開來之脉畜孰大於是然聖賢之行事散見於各傳記者尚多皆德行之徵吾儒步趨之準文孰不欲多聞多見之爲快也所謂考跡以觀用察言以求心亦備於此孟子曰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今竊取茲義搜葉成帙以翼經書而謂之外編者猶曰經書乃內編云耳合內外之道爲性之德有志於大畜者當自辨

之

此書閣居刊成編不負夙志

卷之三終